

旧版文章

天人古今

- 古今通论
- 古代通论
- 世界史论
- 当代三农
- 现实问题
- 旁通类鉴

先秦史论

- 先秦通论
- 原始经济
- 文明起源
- 夏商西周
- 春秋战国

汉唐史论

- 汉唐通论
- 战国秦汉
- 秦国秦代
- 西汉东汉
- 魏晋南北朝
- 隋唐五代

宋元史论

- 宋元通论
- 唐宋通论
- 北宋南宋
- 辽金西夏
- 蒙元史论

明清史论

- 明清通论
- 明代通论
- 明中后期
- 清代通论
- 清代前期

近代史论

- 近代通论
- 清代晚期
- 民国通论
- 民国初年
- 国民政府
- 红色区域

现代史论

- 近世通论
- 现代通论
- 前十七年
- 文革时期
- 改革开放

学科春秋

- 学科发展
- 专题述评
- 年度述评
- 学人学术
- 学者小档

理论方法

- 史观史法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 论著评介 / 古代史著 / 综论、民族、区域 / 《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史》后记

### 《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史》后记

2006-07-15 陈文华 《农业考古》2006年第1期 点击: 572

#### 《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史》后记

### 《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史》后记

陈文华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农业考古》2006年第1期

中国农业史研究萌芽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直至20世纪40年代以前，中国农史研究的重点在于农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其中以万国鼎主持的456册、3700万字的《中国农史资料》为代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至70年代末，中国农史研究的重点在于农书的整理和研究，其中以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农学史》为代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农史研究的重点在于农业科技史的研究，其中以梁家勉主编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为代表。大约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中国农业文化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出现了一大批成果。如我所主编的《农业考古》杂志开始辟有“农业文化研究”专栏，10多年来陆续发表了一大批研究文章。

我是从上述的第三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介入农史研究的。1978年，我在江西省博物馆从事考古工作已经有20来年，当时受组织委托主持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受到国家科委和农委的重视，该展览于1980年被国家农委调到北京展出，获得广泛好评。当时的农委主任(后来的农业部长)何康同志主动拨款资助我创办《农业考古》杂志，从此我就正式走上专业研究农史的道路。因为我是考古出身，又在博物馆工作，所以我的重点是从考古学和民族学的角度来研究农史，配合当时的科技热，我的研究重点也是放在农业科技史的研究方面，先后出版《中国古代农业科技简明图表》、《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谱》、《论农业考古》、

《中国稻作的起源》等著作。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大陆学术界掀起一股文化热，茶文化、酒文化、饮食文化甚至是烟文化都非常活跃，这无疑开阔了农史研究的新视野，《农业考古》也经常收到研究农业文化的文章，在编辑的过程中自然会受到教益和启示，使我将目光转移到农业文化问题上来。

就在这时候，我读到西北农业大学邹德秀教授于1992年出版的《中国农业文化》一书，虽然只是一本10几万字的小册子，很多问题只是点到为止，没有展开论述，但却简明扼要地勾勒出中国农业文化史的发展轮廓，并涉及了农业文化的一些理论问题。更为不易的是该书还对“社会主义时期的农业文化”进行尝试性的总结，对“未来的工农综合文化”进行大胆的预测。在当时来说颇有新意，对我很有启发，觉得自己也应该在这方面做一点研究。也在这时，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在组织“中国文化史丛书”的编写工作，丛书的编委金冲及先生来信，推荐我承当《中国农业文化史》的编写任务。于是我就开始留心资料的收集和全书体例的构思。并且以《中国农业文明史》的名称作为1994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中报，而且荣幸地获得批准，很快的就收到了科研基金。

1995年春天，农史界在杭州开会，我特地将全书的目录草稿带到会上，召开专门会议，征求与会专家们的意见，获得了大家的很多帮助，有的专家回去后还写了很长的意见书寄来，提出许多很中肯的意见，供我参考。同时，我还用通信方式征

历史理论  
领域视野  
方法手段  
规范学风

#### 史料索引

古今文献  
考古文物  
简帛文书  
回忆追述  
社会调查  
论著索引

#### 论著评介

通论文集  
古代史著  
明清史著  
近代史著  
现代史著

#### 动态信息

期刊集刊  
网站网刊  
团体机构  
学术会议  
研究动向

#### 他山之石

世坛综考  
美国史坛  
西欧史坛  
东亚史坛  
其他地区

#### 池月山云

文史随笔  
知识小品  
诗词诗话  
文艺点评  
小说演义  
史眼世心

求了其他专家的意见。这些，对本书的编撰工作都有很大帮助，至今我还深深地感激他们。

最初的计划是全书30万字，用两年的时间写完。但是当我正式动手写作时，才发现我原来想的太简单了。中国农业文明的内涵是何等的深厚，不管是哪一章节，只要投入进去，便会发现是一座座蕴藏无限的宝山，很难收住在键盘上跳舞的手指，看来区区30万字是很难包容得下的。而且要在两年内写完它也是不可能的。再加上编辑事务、社会活动、出国访问以及一些临时突击任务的冲击，时写时停，结果一直拖到2003年底还未完稿，此时接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通知，如果半年之内再不能完稿的话，将取消课题。于是我下狠心，放下一切工作，在2004年春节假期，一个人躲到故乡厦门，闭门撰写40多天，每天夜以继日，在键盘上敲打到深夜三四点钟，居然一口气敲出了20多万字，终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工作，在规定的期限内上交。剩下的就是等待专家们的鉴定意见。承蒙专家们的错爱，鉴定的结果，被评为“良好”，总算获得通过(我将专家们的鉴定意见摘要附录于书后，供读者们参考，也顺便向这些匿名的专家们表示谢意)。

本书的撰写从中报项目到结项再到出版居然历经10年，是当初意料不到的。在如释重负之后，自然感慨万端。作为第一部全面描述中国农业文明史的专著，从文化与文明的角度来审视农业发展过程中的文化意蕴与文明价值，所涵盖的内容实在太深太广，它既包括诸子百家、文人雅士、宫廷贵族等精英文化，又涵盖大众文化的民间风俗、信仰、价值观念、性格特征等，真是包罗万象，千头万绪，要爬梳出一个头绪来自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奏效。同时，中国古籍汗牛充栋，考古材料也多如繁星，如何搜集、整理并加以消化，也须下一番工夫。如今，十年磨一剑，也许还是一把钝剑，但多少还是揭开一点古老文明的面纱，终于认识到中华文明实际上就是农业文明；早期的科技、文艺、宗教、哲学等，都与农业生产有关，或因其需要而产生，或来源于农业劳动，或从中汲取营养，或从中提炼升华；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性格特征，具有典型的农耕社会特色。因此与源于游牧社会的西方文明有着巨大的差别(这种差别至今仍然存在)，从而为中西人文传统的差异找到了真正的源头。

本书原定的书名是《中国农业文明史》，原计划是一直写到当代社会主义时期的农业文明，但是最后决定改为《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史》。一来是写到明清时期字数已经超过60万字，如果要把当代的农业文明写完，全书恐怕要超过100万字，这与申报课题时所预定的30万字相去太远，这么大篇幅的历史著作，也会使出版社感到为难。不过更重要的原因是当代社会主义的农业文明到底应该怎么写，心中实在没有把握。因为现实的变化实在太快，新事物层出不穷，没有经过一定时间的历史沉淀，有许多问题是难以认识清楚的。不要说“文化大革命”期间以“破四旧”名义，破掉了多少传统文化遗产，即以农业文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事节日”来说，过去一些地方政府以“移风易俗”为名，轻易地将一些祭祀祖先的民间习俗视为封建迷信的“陋俗”而强行废除，并没有认识到民间风俗是历史遗传下来的文化行为，只能是因势利导，而不能用行政手段去禁止，更何况，这种禁止的理论根据并不怎么正确。最典型的例子要算是鞭炮的燃放问题。燃放鞭炮本是一种健康的中华民俗，它起源于远古时期农民燃烧竹筒以爆裂的响声来吓唬糟蹋庄稼的野兽，后来演变为燃放鞭炮，以表达人们对祖先、神明的怀念和对生活的美好愿望。但是有一段时期，许多地方的政府却纷纷立法禁止，燃放者即为违法。但这是违背民心的做法，实际上是禁而不止。本人曾经在八届、九届全国政协会议上连续写了4篇书面发言，批驳燃放鞭炮的种种不足为据的理由，呼吁开禁。许多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也在会议讨论期间呼吁开禁。结果在浙江省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的努力下，杭州市首先开禁，获得普遍赞扬。其他地方也陆续改行政禁止为疏导，作出不同程度的调整。又如这些年来，在类似情况的误导下，许多青年已经淡忘了祖国的传统节日而热衷过西方的洋节。传统的春节年味越来越淡，圣诞节却热闹非凡；不知牛郎织女的七夕相会，却陶醉于西方的情人节。这样的现象已经引起文化界许多有识之士的忧虑，纷纷起来呼吁对中国传统节日应该给以正确的评价，甚至建议将清明、端午、中秋等节日作为法定的节日。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的农业文明应该如何建设，对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应该如何正确地界定，还须有个认识和实践过程。想要对它作出准确的描述，就得等它相对成熟之后才有可能，勉为其难，就会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而被淘汰。因此我决定本书只写到清代末年为止，而将当代农业文明史的撰写工作寄望于有志于此的后来者。

由于农业文明涵盖面之广泛，在写作过程中就必须吸收学术界的最新成果，幸运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文化热兴起以来，涌现了一大批论文和著作，尤其是民俗、饮食文化方面的成果特别突出，如陈高华、徐吉军主编的12卷本《中国风俗通史》等，都对本书的撰写有很大的帮助。凡被引用的论著，我都在书中一一注出，以表示谢意。实际上，本书应视为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只不过做了一点综合加工而已。功劳应该归于大家。

因为写作的时间拖得太久，上海人民出版社早已结束“中国文化史丛书”的出版工作，虽然他们表示有价值的著作还是愿意出版，我最后还是将它交给了江西科技出版社。因为在本书尚未写完之际他们就决定要出版，这对我是个莫大的鼓励。该社在11年前曾经出版过我的《中国农业考古图录》一书，还获得第九届中国图书奖。如今又将拙著作为重点图书出版，使我深受感动。责任编辑涂水香编审，学农出身，又在博物馆搞过考古，对中国农业文明史颇为熟悉，在编审本书时仔细认真，纠正不少笔误，严把质量关，为此付出很大的心血，才能使本书以现在的面目与读者见面，为此，我要向她表示衷心的感谢。

2005年4月10日于南昌青山湖畔

责任编辑: echo

[发表评论](#)

[查看评论](#)

[加入收藏](#)

[Email给朋友](#)

[打印本文](#)

平均得分 0, 共 0 人评分

如果你想对该文章评分, 请先[登陆](#), 如果你仍未注册, 请点击[注册链接](#)注册成为本站会员.

1 2 3 4 5 6 7 8 9 10

最新评论 (共有 1 条评论)	发表时间	作者	回复
<a href="#">简捷</a>	2006-09-25 20:48 pm	徐亚章	0
<a href="#">更多评论...</a>			